



西藏向我们隐瞒了什么

长篇小说

THE TIBET CODE

藏地密码⁹

一部关于西藏的百科全书式小说
第9部：揭开藏传佛教灵魂转世之谜

何马◎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

读客。

藏地一码？

一部关于西藏的百科全书式小说

何马◎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目录

第六十二章 灵魂转世之谜 /1

当次杰大迪乌打开那工具包时，塔西法师的眼睛一亮，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些工具，低声道：“一千多年啦，还保存得如此完好。这是一套大衍曼器，共三百一十三件，如今世上恐怕已经没有第二套如此完整的器械了。太好了，公主的病可以治疗！”

第六十三章 遭遇操兽师 /41

他们在逃窜，数不清的鲁莫人跟在后面。卓木强巴在思索失败的原因，归根结底，他们还是对敌人了解太少了。莫金那匪夷所思的拔枪技巧、令人震惊的射击速度，还有他旁边那个蒙面人、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生物信息战，完全超出了他们可以理解的范围。操兽师，根本就是他们无法捉摸的一个职业！

第六十四章 阴谋与爱情 /77

“我无父无母，天地之间就只剩我一人，有什么舍不得的？师傅，请教我谋术，等我一统雅加、朗布，我一定率领大军，踏平这里，打出一条通往外界的路来。”

第六十五章 人狼大战 /119

莫金毫无征兆地打了冷战，顿觉浑身的汗毛倒立起来。那肯定是一匹狼，皮毛光亮，看起来似乎比北美大灰狼的体型还要大一些，只是那匹狼尚未走近，便让莫金和索瑞斯感到紧张起来，他们对身体的这种感应十分诧异。在莫金看来，这匹正在靠近的狼，体形几乎可以称得上狼群里的健美选手，而那眼神，却没有凶残的意味，反而透着一种漠视，好像杀手的眼神；索瑞斯思考得更多的，却是这匹狼的种属、类型，他搜索着自己的记忆，甚至想到了欧洲各种传说中的魔狼。

第六十六章 硬汉巴桑之死 /163

在吕竞男的引领下，卓木强巴缓缓闭上眼睛，他对密修，又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。所谓密修，不仅仅是依靠呼吸改变自身的内环境，让自己变得更强大，而且让人体与整个大自然，建立一种更紧密的联系，感知风的流动，感知植物的生长，感知星辰运转带来的生物潮汐，感知无所不在的地球磁场。渐渐地，卓木强巴找到一丝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觉，就好像刚刚去除蛊毒时的那种感觉：空气的律动，一片叶茱茱而落，细沙顺着风的方向滑行……

第六十七章 再遇灰狼三兄弟 /207

“数千年来，我们人类，没有几个人真正去倾听过狼的语言，它们的伤心、愤怒与仇恨，它们的感激、高兴与羡慕。我的老师曾告诉我说，新中国成立前，在西藏有一位研究犬科动物的大师，他不仅能倾听狼的语言，还能用狼的语言与狼直接交流。我虽然没有那位大师那样的本事，不过经过我和国外同行多年的研究，还是大致总结出狼的十三种不同音调表达的不同情感……”

第六十八章 万狼齐啸 /251

数分钟后，空中鼓荡的风将卓木强巴的啸声带到了极远的地方。在一座类似金字塔的建筑顶端，平台当中卧居最高位的黑色身影扇了扇耳朵，睁开了那雄睨天下的双眼，翻身站了起来，微微晃动着头颅。在金字塔的下方，顿时有无数身影起身——盘踞在金字塔周身的，竟然是成千上万头狼和麂，它们似乎因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占据着金字塔的不同位置。它们有些诧异地望着那位至高无上的王者，只见它们的王注视着南方，微微低头，再昂首，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咆哮。

第六十九章 光明的出口 /293

卓木强巴渐渐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了，越往前走，竟然越暖和，他的真皮大衣有些穿不住了。他不知道自己通过这条黑黑的甬道，到底会出现在什么地方。

三天后，当卓木强巴身着皮裙，袒露上身，看到那个光明的出口时，他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。那洞口很小，但那道光……那道光，是彻彻底底的自然阳光，在须弥界，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自然的阳光！自己究竟已到了哪里？

第六十二章 灵魂转世之谜

当次杰大迪乌打开那工具包时，塔西法师的眼睛一亮，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些工具，低声道：“一千多年啦，还保存得如此完好。这是一套大衍曼器，共三百一十三件，如今世上恐怕已经没有第二套如此完整的器械了。太好了，公主的病可以治疗！”



洗血

“胡队长！”

“当”的一声，张立手中的血液保存罐掉在地上。“胡队长！”他哭着扑了上去。他不敢相信，这个粗犷的大胡子，这个多次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硬汉子，雪山也压不垮的他，就这么静静地离开了。

这时候，雀母王屁颠屁颠地小跑过来，一面打量卓木强巴他们，一面询问：“听说戈巴大迪乌请到了？哪位是戈巴大迪乌？”他扫视了一圈，马上将目光锁定在一身黑服的塔西法师身上。

卓木强巴一把将雀母王拎到胸前，指着胡杨队长的遗体厉声喝问道：“这就是你们的神圣盟约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雀母王这才发现地上已经躺着一位，他张大嘴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周围的护卫一看到王被擒，纷纷拿起武器，可是巴桑冷眼一扫，岳阳、吕竞男等人的武器也在手中，那些护卫不敢妄动，只是纷纷叫骂：

“放开王！”

“大胆！”

“无礼！”

“快放下！”

卓木强巴克制着心头的怒火，但双手的肌肉却不受控制地震颤着。雀母王在卓木强巴手上，身体随着卓木强巴的手臂开始发抖，直到卓木强巴将他放回地面，他的两条腿还在打摆子，他颤声道：“安静！都安静！本王没事。”

他看着胡杨队长的尸体，也无言以对，好半天才道：“我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是郭日干的，都是郭日干的。”紧接着，他又大喊道：“郭日念

青他人呢？叫他来见我！”

“启禀大王，郭日大人刚才离开了雀母，去向不知。”一名护卫马上回报。

“郭日念青！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！”卓木强巴双手捏得咯咯发响，就好像要将郭日念青的骨头捏碎一般，得到的回答却是雀母王痴呆地摇头。

没有人知道郭日念青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就连岳阳也感到困惑不已。如果说他的目标是雀母王，那么何必冒着犯下大错的风险破坏神圣盟约？简直是不惜一切要杀死胡杨队长，而且一定要亲手杀死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雀母王知道，破坏神圣盟约不是小事，这关系到皇权和威信，下命令道：“找！翻遍我们朗布国土，也要把他找出来！”士兵们领命而去。

在戈巴大迪乌面前，雀母王变得格外恭敬和客气，态度可以说完全转变了，对卓木强巴等人是有求必应，连胡杨队长天葬这样的事情也一口答应下来。看来，只要能治好他女儿的眼睛，就算让他马上让出王位，他也在所不惜。

在雀母石宫中，敏敏悠悠醒转，得知胡杨队长的噩耗，在卓木强巴怀里哭了好久。她告诉大家，胡杨队长曾对她说起过那个奇怪的理由，郭日念青坚持认为，胡杨队长抢了他最珍贵的东西。但是究竟抢了什么，大家毫无头绪。

按照朗布天葬的习俗，胡杨队长被一层层洁白的丝织品包裹起来，就好似蚕吐丝作茧，他的身体被固定为胎儿在母体内的姿势，双手抱胸，下颚及膝。随后就被安放在一个空荡荡的石屋内，没有灵堂，不摆香烛，不烧纸钱，那洁白的茧壳就孤零零地蜷曲在那里，一直要过了中阴期，专门的卜本才择良日进行天葬。

对于这种空空的房间，岳阳提出过质疑，国王才能享受的葬俗仪式，就如此简单吗？雀母王回答说，那才是回归轮转。亚拉法师告诉岳阳，天葬，对应的是四大基本葬法“土、火、水、空”里的“空葬”，它的根本意义就是回归空冥，一切都要遵循无我无物的境界，所有世俗

眼中的装饰物，都会成为灵魂回归的阻碍。

自郭日逃走之后，雀母王就像失去了主心骨，凡事都犹犹豫豫，对卓木强巴等人的态度更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显得十分恭敬，若旁人不知，还以为他就是个端茶送水的小厮。这种恭敬的态度自然是首对戈巴大迪乌，事实上在胡杨队长的遗体进入空灵房的这个间隙，雀母王已经多次提起他那可怜的女儿。塔西法师对他的答复是要看了才知道，其实，在路上他已经详细地询问过吕竞男拉姆公主的病情，而朗布使者曾给他带去过更详细的信息，他对拉姆公主的病是有把握的。如今是否治疗拉姆公主，是先治疗拉姆公主还是先让雀母王拿出蠓蜒治疗卓木强巴，塔西法师在等待卓木强巴的态度，毕竟他们中的一员胡杨队长，刚刚死于这位雀母王达成的神圣盟约之下。

雀母王不是瞎子，很快他也看出了端倪，这位戈巴大迪乌不仅和卓木强巴他们认识，似乎还很熟悉，要想医治自己的女儿，需要哪一位发话，他已经心中有数。可是，让他担忧的，就是这位有决定权的发言者，还在因另一名队员的死而处于震怒中。雀母王可没有忘记，这位发言者将自己拎过去时，当时自己的生死真的只有一线之隔，一想到这些，这位雀母王就显得愈发没有主见了，这些年来，他已经越来越倚重郭日的意见和看法。

看到雀母王时时犹豫又左顾右盼的样子，岳阳很想告诉这个昏庸的老国王，郭日觊觎他的王位已久，这一系列的阴谋与他并非毫无关系。尤其当岳阳看到这位老国王只对自己的女儿忧心忡忡，对其余的事却概不关心时，他终于忍不住道：“你女儿的眼睛，你女儿的眼睛，你知不知道，郭日念青要造反！他想抢你的王位！对付我们，只是他阴谋中的一环，到时候你王位都没有了，你还剩下什么？”

没想到雀母王的回答却令所有的人大吃一惊：“本王早就知道了。”这位年迈的老者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平淡道：“不要当本王真的老得糊涂了，其实，很早以前次杰大迪乌就已经告诉我，郭日在背地里有所动作。他已经掌握了整个朗布的军队，却还不够，还在暗地里训练了一批绝对只服从他命令的亲卫军，从那时我们就知道，他似乎等不及了。”

“啊？”岳阳愕然，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位君主，在得知自己的王位将被别人阴谋夺取之后，还能保持如此的冷静，好像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他实在无法理解，不禁大声问道：“有没有弄错？他是要夺你的王位啊！你怎么能就这样让他的阴谋一步步得以进行？”

雀母王淡淡笑道：“本来这个王位就是他的。”见卓木强巴等人不理解，雀母王解释道：“他是我唯一的侄子，朗布是不会有女王出现的，所以，当我死后，这个王位也一定是郭日的。现在，你们明白我为什么如此倚重他了吧。我一直把他当儿子看待，就算他要夺取我的王位。何况他在军中威信本就很高，加之三年前平息了朗布和雅加的长年战争，他在军中已经是至高统帅，他唯一忌惮的只有本王和次杰大迪乌。如果今天不是你们手中有那些火器，他根本就不用逃跑。其实，我唯一疑惑的是，他为什么如此着急。他以前并不是一个贪念权力的人，可是自从三年前和谈之后，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。”

“那么，就连他用蛊毒弄瞎拉姆公主的眼睛，你也可以容忍了？”岳阳敏锐地捕捉到，雀母王或许知道些什么，但是一定不全面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果然，雀母王震惊地站了起来，连声道：“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他为什么要对我女儿下手？”

岳阳叹息道：“是啊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对付公主？为什么要冒着违背神圣盟约的危险对胡杨队长下手？这个郭日究竟在想什么？”所有的人都在沉思。

“等等……”岳阳突然抓住了什么，追问道：“你说郭日是你的侄子？那他也可以算做是朗布的王子喽？”

雀母王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朗布唯一的王子。”

“如果他要顺利继承王位，是不是和公主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啊！是，是的，他必须娶我的女儿，才能得到王位的继承权！”雀母王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喃喃道：“你、你是说，他对本王的女儿下手，难道是……”

岳阳突然指着张立，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我明白了！一切都明白了！三年前，一切都源于三年前！为什么他要弄瞎公主的眼睛，为什么他要

杀死胡杨队长，我找到原因了！”

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到底想到什么了，岳阳？”

卓木强巴等人都询问着，胡杨队长的死带给他们太多疑惑了。

岳阳似乎有些站立不稳，看着张立道：“胡杨队长或许是枉死的，郭日真正想杀的人，恐怕是你啊！”

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张立也站了起来，与岳阳对望着，眼里充满震惊和质疑。岳阳缓缓道：“还记得我告诉过你的那个童话故事吗？受伤的王子遇到了善良而美丽的少女，他的心不可抑制地被那纯情的少女所俘虏……安吉姆迪乌提过，玛吉有过类似的经历！郭日念青被射瞎眼睛的那次重伤，是玛吉救了他！天哪！是玛吉，是玛吉阿米，郭日念青喜欢的人是谁？是玛吉阿米！三年前，他受重伤时，是玛吉阿米救了他的命！为了得到玛吉阿米的心，他才变得不顾一切的：他停止了战争，与雅加和谈；他不愿意娶公主，所以设计让公主的眼睛失明；他要取得王位，不惜一切代价，这些，都是因为玛吉！只是不知为什么，他将胡杨队长当做了你，他不惜一切想要杀死的，是你啊！你抢走了他最珍贵的东西，是玛吉的心！这就是为什么永远也还不了！”

岳阳的话，有如一道惊雷，在所有人心中炸响，雀母王、张立，都呆呆地站在那里。一切都联系上了，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，就连岳阳自己也不敢相信，之所以一直没有想到，是因为他实在无法将郭日的形象，与童话中的王子联系在一起。张立呆立了片刻，突然大叫道：“胡队长！胡队长……”他朝着胡队长的房间冲了过去。

“张立！”岳阳急喊。卓木强巴道：“让他去吧，让他静一静。”

岳阳对卓木强巴道：“强巴少爷，郭日杀死胡杨队长，恐怕还有一层意思，他想激怒我们。如果我们因愤怒而不给拉姆公主治疗眼睛的话，就正中他的下怀，他想让我们和雀母王之间的关系处于崩裂的边缘，呼……这就是阴谋家的策略，就像布棋局一样，每一步都精心计算过了。”

卓木强巴看着岳阳，如果不是岳阳，他们谁能想到这些。这时，雀

母王赶紧道：“大迪乌先生，那你看，什么时候去看看……”

卓木强巴心中叹息，首先想到的就是，不能让郭日的阴谋得逞，他对塔西法师道：“法师。”

塔西法师点头道：“走吧，带我去看看公主。”

石屋内烛火通明，拉姆公主在床边，塔西法师在检查，次杰大迪乌也在一旁。“是河盲。”塔西早在回来的路上就听吕竞男说起过，只不过现在他更加肯定，他同样使用了三维B超。

次杰大迪乌道：“有什么办法？”

塔西法师道：“听说你们还保留着戈巴族人留下的工具？”

次杰大迪乌道：“不错。”

塔西法师道：“带我去看看。”

当次杰大迪乌打开那工具包时，塔西法师的眼睛一亮，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些工具，低声道：“一千多年啦，还保存得如此完好。这是一套大衍曼器，共三百一十三件，如今世上恐怕已经没有第二套如此完整的器械了。太好了，公主的病可以治疗！”

“法师，你说这是手术器械？就用它们给拉姆公主做手术？”唐敏还是不敢相信这些可怕的东西是手术器械。

塔西法师道：“没错，这是我所知的最完整的一套手术器械，别看它们模样怪异，其实每一种造型都有它的功用。可以说，它们比现在的常规医疗手术器械更为详尽，真正会使用的人拿着它们，远比拿着现代手术器械更为方便。现代的手术器械大致分为刀、剪、钳、镊、夹、钩、针、锯和杂类，而古代藏医器械则是按人体的三大元素来分类的，按今天的医学理论大致分为穿刺、剖刺、探查等数类。次杰大迪乌，你还记得它们的名称吗？”

次杰大迪乌点头，道：“虽然不知道用法，但名字还记得住。”

塔西法师道：“好极了，我正需要你这样的助手。竞男和敏敏，你们可以来观摩。”

吕竞男道：“马上就做手术吗？”

塔西法师道：“嗯，刚才B超显示，结节不仅压迫着视神经，而且有

破溃的危险，迟一分钟，都有可能导致公主失明或瘫痪乃至死亡。”

“等一等！”这时，岳阳道：“那蠓蜒在什么地方？”

次杰大迪乌看着雀母王，雀母王忙道：“在本王的窖藏库里。”

岳阳问道：“蠓蜒的保存需要什么特殊条件吗？”

次杰大迪乌道：“不，它们是瓮藏好的，不需要什么特殊条件。”

“那好，将蠓蜒拿出来吧。我希望公主手术后，强巴少爷能马上得到治疗。”岳阳道。

雀母王又道：“对，对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我马上叫人去取。”

“我跟着去。”岳阳又道。

卓木强巴奇怪地看着岳阳，岳阳道：“我们必须赶在阴谋家的前面，以防不测。”卓木强巴这才明白，点了点头。

塔西法师道：“你们马上准备房间，这几样药，马上配齐……”

次杰大迪乌一听便明白道：“知道了，浴本会处理的。”

塔西法师道：“记住，告诉浴本，房间要用熏蒸之法。”他转而对着雀母王道：“让拉姆公主准备一下，这些药马上煎熬冲泡，让公主服用。”又对吕竞男和唐敏道：“我们的背包也要移到房间里，你们跟他们去一下。”对卓木强巴等人道：“帮忙拿器械。”

岳阳跟着几名护卫来到地窖，正碰到三四名士兵抬着一个大罐走上来，岳阳问道：“是什么？”

护卫询问士兵，其中一名士兵回答道：“刚刚接到队长的命令，国王需要蠓蜒，让我们来取。”

那名领队的护卫正打算说什么，岳阳制止道：“不要争执，告诉他们，国王让我们来取，他们可以回岗位上去了。”

几名护卫拾过大罐，岳阳问道：“里面是蠓蜒吗？你们确信？”几名护卫都表示肯定。岳阳检查了大罐的封口，非常严密，时间也很久远，看护卫们很吃力地抬着，他这才暗自松了口气，道：“抬去找次杰大迪乌。”同时心道：“好险，只差一步就让对方抢先了。”

“剖脉刀……”

“骨钻……”

“鸦嘴钳……”

“鸥嘴钳……”

“雀尾刀……”

一个个从未听过的名称从塔西法师嘴里冒出，而次杰大迪乌则马上递过一件件奇形怪状的工具。唐敏和吕竞男从未见过这样的手术，每一种工具都是那么奇特，但是在塔西法师手中却变得灵活多样。她们惊异地发现，原来那些奇怪的形状竟然有如此的功用，打开颅脑、探察脑组织、细分、取出结节，塔西法师如同庖丁解牛，有了那些工具更是如虎添翼。

最初的草药是用来泡器械的，然后再用火燎烤，房间经过熏蒸也达到了一种特殊的灭菌功效，而公主服下药后，就进入深度睡眠，塔西法师用金针定穴，跟着就开始了手术。在三维B超的定位帮助下，几乎没花多大工夫，塔西法师就取出了公主颅内的几个结节，跟着就是缝合包扎，至于公主身体其余部分的结节，塔西法师说可以用药石化去。

当塔西法师告诉雀母王，他的女儿过几天就能渐渐恢复视力时，雀母王高兴得差点晕厥过去。接下来就是替卓木强巴清除大青莲之蛊了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岳阳等人都坚持马上为卓木强巴进行治疗。

吕竞男担心道：“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次杰大迪乌看起来有些累了。”她知道，这样一场开颅手术下来，术者和助手的精神都是高度紧张的，其劳动强度不亚于进行了一场同等时间的竞技对抗赛。

次杰大迪乌道：“哦，没关系，其实解大青莲的蛊毒并不复杂，关键是要用螻蛄洗血，没有螻蛄，一切都无从谈起。”他叫过一名浴本，吩咐了几句，那些浴本又去准备了。次杰大迪乌对卓木强巴道：“跟我来吧，强巴少爷。”

大家跟着次杰大迪乌来到另一间石室，只见几名浴本已经在里面忙碌开了，他们拿着盛满草药的桶开始熏蒸，做着前期消毒准备工作。卓木强巴等则一眼看到了石室正中那巨大的白色方形物，“血池！”卓木强巴惊呼道。

他们眼前的，的确是一方血池，但是和卓木强巴他们以前见过的那

些血池有所不同，在这个血池的正中，是一个“大”字形的凹槽，正好能躺下一个人，旁边有几条分支好像引流渠一样，最后几条引流渠都汇集到一个较大的方形池子里，另一端又有一条较大的沟渠流出。在这些渠道中间则和其余血池类似，有坑有桥，有沟有渠，让人想起小巧别致的江南林园，却又透着神秘的观感。

“没错，解毒本就是血池的三大主要功能之一。”塔西法师道。

“血池的三大主要功能？”岳阳不解道。

塔西法师道：“血池系统在逐渐完善后，形成了三大功能，分别是配毒、解蛊、开锁。根据功能的不同也有着不同的造型，像这种有‘大’形凹槽在中央的，就是典型的解蛊血池，以前你们看到的，应该是分属于开锁和配毒两种。”

次杰大迪乌检查着那个大瓮道：“嗯，是我们窖藏的最后—罐蝎涎，这上面的封印还是我师傅亲自封上的，想不到，隔了六十年，我将亲手打开它。”又检查了一遍后，次杰大迪乌道：“好了，强巴少爷，请躺上来吧。”

“啊！”卓木强巴惊骇道：“就，就这么躺上去？”

次杰大迪乌道：“嗯，当然，如果你要沐浴更衣也可以，只不过会多花些时间。”

卓木强巴又看了看血池，每次他们见到的血池，无一不是与血腥、残忍、恐怖联系在一起的，如今要自己躺在血池上面，心里还真有些忐忑。不过这还算不得什么，卓木强巴和衣躺了上去，那个“大”字形凹槽几乎就是按照人体比例设计的，背部的曲线也与人体脊椎相符合，躺上去没有任何不适。可是接下来，次杰大迪乌拿来一把重型武器，看上去就像一挺重机枪或是大号的水枪一样，那枪管的一头，分明就是插在胡队长身上的那种放血刀。卓木强巴惊得从血池上一跃而起，问道：“你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次杰大迪乌似乎早知卓木强巴会有如此反应，平静道：“我要替你放血。血不放出来，如何洗血？”似乎为了宽卓木强巴的心，他又详细解释道：“放心，知道你们今天要回来，我早已做了准备，它已经在煮沸

的婆罗液里蒸熏了十二个时辰，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任何不适。”

岳阳嘀咕道：“这洗血究竟是怎么个洗法？”没人回答他，过了一会儿他又小声道：“难道是像洗衣服那样洗？”

吕竞男低声询问塔西法师道：“塔西法师，你不亲自替强巴少爷洗血吗？”

“不，我只是在书籍上读到过如何处理大青莲蛊毒，毕竟比不上亲自操作过的次杰大迪乌，不过我看得出来，次杰大迪乌有把握替强巴少爷洗血的。像他手里拿的穿插放血刀连体刀网，以今天的工艺水平恐怕很难复制。”

唐敏关切道：“究竟是怎么洗血？”

塔西法师道：“按照书中的说法，那放血刀的后面连着一根金属软管，到时候刀筒将插入强巴少爷的静脉或动脉——至少我看的书里没有将动、静脉区分出来；然后血液顺着金属软管流到这个小池子里，再用蜻蜓这种生物进行洗血；那个家伙的另一端也会有一根金属软管，同样接着放血刀，那支刀筒将插入强巴少爷的另一条血管。整个过程和今天的透析十分类似，但是就其原理和生物学利用来说，恐怕要复杂得多。”见卓木强巴望着自己，塔西法师道：“过程就是这样了。”

卓木强巴听了塔西法师的说明，心里安稳不少，他重新躺下，配合着次杰大迪乌将手脚放入血池中的“大”字形凹槽，露出整条左臂，略微感到左高右低。次杰大迪乌道：“我将把放血刀刺入你的血脉，稍微有些疼痛，请你忍耐。”卓木强巴点点头，然后就感到手肘部有什么东西刺入，有什么被刺破了，那东西还在深入，沿着手肘一直延伸到肩部才停下。次杰大迪乌轻轻道：“请放松，你就当是睡了一觉好了。”

卓木强巴长出一口气，他闭上了眼睛，这几天真的好累，没多久他就睡着了。但是周围的人没有睡觉，全都瞪大眼睛看着呢，只见那针头似的放血刀一直从卓木强巴的肘静脉延伸到肩部，卓木强巴的手臂皮下就像多了一条硕大的蚯蚓。次杰大迪乌将那放血刀从那件庞大的金属器中抽了出来，果然和塔西法师说的一样，放血刀后面连着金色的金属软管，约竹筷粗细。软管是由一根根金属丝绕匝而成，有无数纱窗般的网

眼，卓木强巴的血液就像一条暗红色的软体虫类，沿着那些网格一格一格地爬了出来。次杰大迪乌小心地一面拉扯出新的金属网管，一面将它嵌合在一条细小的石槽内。

岳阳道：“这样不会污染么？”

“当然不会。”塔西法师道：“血液不会渗出金属管，这是由它的黏稠度和表面张力所决定的。看起来那些网眼很大，事实上网眼之中还有更细的金属丝，肉眼无法分辨，它们就像筛子一样将每个红细胞都筛查一遍，一些坏掉、死去的红细胞将被彻底分解。”

这时，金属管道已经铺到血池内那个小池子附近了，次杰大迪乌继续小心地从那金属匣子里拉出金属管，只是突然金属管变大了，不再是金属软管，而是一张金属网。次杰大迪乌将金属网平整地铺开，布满整个小池子，接着再往回拉，又变做了细长的金属软管，直到抵达卓木强巴的另一侧手臂。次杰大迪乌并不急于将另一把放血刀插入卓木强巴的手臂，而是命令那些士兵道：“起瓮！”

大瓮被抬了过来，次杰大迪乌拍开封印，士兵们将大瓮倾斜，无数黑色的颗粒被倒入那个小池子中，压在金属网上。将一瓮黑色的颗粒倒光，岳阳等人才发现，那些黑色颗粒约米粒大小，有一圈一圈的横纹，看来就是蜿蜒的蛹了。次杰大迪乌拿出一个大的盖板，看来是要盖在那个池子上面的，他询问岳阳等人道：“要看吗？”

岳阳等人一起摇头，那种蛹，怎么看都容易让人联想起苍蝇的蛹，只是要小一些，天知道待会儿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次杰大迪乌点头道：“嗯，盖上盖子对解蛊者也有好处。”说着，盖子被合上，卓木强巴的血液缓缓向盖板下的池子流去。

当血液浸到池子边缘时，只听盖板下“哗哗啾啾”响个不停，似乎有什么东西炸裂发出的脆响，紧接着，血液的流速也加快了，那“啾啾”的响声也越来越多。没多久，卓木强巴的血液沿着金属软管从池子的另一头流了出来，令人惊异的是，原本暗黑色的静脉血，经过池子之后，变成了鲜红色，更像是动脉血了。

没多久，盖板下的“啾啾”裂响声渐渐小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

数鱼儿在水里拍打发出的声音，或者说，像是无数泥鳅装在一个小桶里相互钻挤发出的声音。虽然盖板盖着，但是从盖板的边缘还是能看到，下面的黑色蛹壳已经看不到了，变成了许多白皙如玉的小肉虫，它们刚刚从沉睡中苏醒，仿佛受到卓木强巴血液的吸引，争先恐后向池子的下层钻去，你推我搡，谁也不让谁。



天葬

唐敏看着这一幕，忍不住咬住了下唇。岳阳低声问道：“这样弄，不会把强巴少爷弄死了吧？”

“嘘……”塔西法师道：“要换血了。”

只见另一端的鲜红血液已经走过金属软管，次杰大迪乌将另一端的放血刀刺入卓木强巴的另一条手臂，另一端也有血液流出，暗红色的血液和鲜红色的血液相交互，那些鲜红色的血液就像有灵性的生物一样，顺着暗红色的血液就爬了上去，渐渐进入了卓木强巴的血管。

“咦？”岳阳等人发出了惊呼。塔西法师也道：“这里面的奥妙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大概是一种生物活性，估计经过洗血的红细胞所携带的电荷与静脉血所带的电荷有所不同。”

次杰大迪乌看着那些红色血液向卓木强巴的体内奔涌而去，松了口气道：“好了，如此清洗大约一个时辰就可以了。大青莲的蛊毒将会被彻底清除。”

事实上，清洗一直持续了近两个时辰，每个人都困乏不已，但是都睁大了眼睛盯着血池，反倒是洗血的卓木强巴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
直到卓木强巴右臂流出的血液也变得鲜红起来，次杰大迪乌才道：“行了，大家都回去休息吧，他明天醒来，就和正常人一样了。事实